

源之安定供應，對於加拿大、澳大利亞、中東產油國、亞非地區和南美諸國，需要極力拉攏。因為它所需資源世界列國者，合計不下百分之九十。因此，它的國際經濟協調工作，較之美國或西歐諸國，迫切得多。自中南半島變色後，日本對東南亞諸國貿易額，六、八月份，已經下降百分之二十六，且越南、高棉等共黨政權，都在推進排斥日本經濟。泰國等政局不穩，使日本投資又望而却步。日本過去百分之二十四、二的東南亞輸出，及輸入百分之二十二、一，佔其對外貿易相當大的比重，現在因政治環境變化，對日本經濟可能發生不利的影響。日本如何爭取東南亞貿易之恢復？在俄毛雙方的威脅下，東南亞經濟前途，對日本的最近未來，可能不易樂觀。印度對日本不僅要求鐵砂漲價，而且要求肥料跌價，亦可見變化之一斑。

世界各國之經濟狀況，有其共同性，亦有其獨特性。但如食糧問題，美

日本公明共產兩黨的協定破裂

羅 怡

前言

日本公明黨的母體創價學會和日共於一九七四年十月間開始高層會談，共計七次，對雙方的組織、理念、運動方式各方面，加以溝通協調，確認雙方的協定文書成立。迨去年年底，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和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開始秘密會談。最初是由日本文學家松本清張的引線，日共方面為上田耕一郎常任幹部會委員與創價學會方面的野崎崎男子部長作初步的會晤部署。不久，兩機構間成立「合意協定」，進而開始第一次的池田與宮本的高層會談。當日本每日新聞第一次公佈該項活動消息時，確實形成公明黨的極大政治「休克」，給公明黨一極大的衝擊力。至本年七月八日，讀賣新聞報導池田與宮本會談的消息，繼而發表創價學會與日共的「十年協定」，名之曰「歷史的和解」。協定內容的七項基本原則：①日共無條件擁護信教自由與佈教自由；②創價學會對共產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給以寬容，不加敵視；③雙方堅守信義，今後停止一切誹謗、敵視；④擁護世界永久和平；⑤主張核武器全面撤除；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⑦協定期間為十年，期間屆滿，可由雙方協

日之間即形成極大歧異。美國不僅是工業大國，它的食糧輸出，年逾三百億美元，成為它挽救國際貿易赤字王牌，今年美國食糧豐收，小麥又再加價，可收雙重利益；而日本在食糧方面不但構成對經濟回復的重大負擔，更恐美國實施食糧「休克」，對日本引起社會的普遍不安。在資源供應方面：美國的對策，在增產節約，即可得心應手；而日本既不能增產，又不能節約，希望以原子能作代替，而濃縮鈾本身，亦在向上加價。有主張學西德以煤炭液化作補充，但日本煤炭儲藏量短絀，形成捉襟見肘。美國無論對中東、南美、亞非地區，有一大武器——食糧救助。中東產油國石油多而食糧少，油價漲價亦漲，各有所持，各有所恃。而日本則一無所持，一無所恃。日本之景氣回復策劃，較之美國或西歐，不得不更加審慎小心，其原因亦在於此。

議延長之。但是雙方和解不久，公明黨、創價學會、日共三者之間，即發生三種不同的立場——即什麼是「和解」？「對抗」？「不協調」？孰真孰假，何去何從，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對於所謂「公共共門」之不敢樂觀者，大有人在。而協定不滿三個月，日共公然反目，對公明黨大肆攻擊。帶頭抨擊公明黨最力者，乃是上田耕一郎。可謂創價學會與日共和談，自上田發之，又為上田毀之矣！日共和創價學會之會談，自始即信不由衷，談無益也。自今觀之，徒貽世人對共產談和之另一笑柄而已。

日共對創價學會的談判策略

自從日本共產黨無條件支持毛共的核子試爆後，在日本各界形成了一種不信任日共的強大急流，因日本人逐漸明瞭日共決不是日本的獨立政黨，而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分支機構，是國際共黨的日本代言人，不可能有獨立意志，和單獨自我決策的信用與能力。日共首領宮本顯治，希望以新花樣，移轉日本人對日共的視線，提出超人意表的新政策和新戰術。因為自去年由「和同問題」，公然與日本社會黨決裂。再因「憲政三原則」、「教師聖職論

「公務員奉仕論」等見解，以致與公明黨以及勞工組織全面對立。日共一連串的反敵對行動，使其在日本自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而開始趨於沒落。所以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使用談判戰略，目的在挽回日共的頹勢，在下屆總選舉中獲得一些席位，而其打擊的目標，首先在公明黨。因為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公明黨獲得增加席位的優勢，日共認為要破壞公明黨的選舉優勢，必須拆散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關係，即削弱公明黨的力量。日共對池田大和竹入義勝之間，使用挑撥離間的分化手法：說池田大作是有歷史先見的人，而竹入義勝的反共作風，是完全守舊的人物。日共使用對照式的人物評論，使公明黨議員大為頭痛。宮本又公布和池田的祕密談話內容（池田大作和宮本顯治在夏威夷曾通電話交談），這都是日共的微笑戰術，對創價學會和公明黨行使的離間策略。

日共對社會黨的打擊手法，在此亦可附帶一提。因日共既已和社會黨造成對立形勢，深恐社會黨和公明雙方合作，形成對日共的包圍態勢，對日共的總選舉更為不利。所以日共又企圖分化社會黨和公明黨的關係，先行打破對日共的政治包圍圈，一方面拉開公明黨，另一方面企圖取代社會黨革新首座的地位。日共曾公然抨擊社會黨，說社會黨已經脫離革新路線，背叛革新集團，而走向保革大聯合，所以在七十五屆國會末期，自民黨與社會黨接近，社會黨協助自民黨，通過各項法案。社會黨成田知己曾明白表示反自民黨路線應加修正，因日本參院在「保革伯仲」之際，社、公、民三黨，應要求與自民黨開明派合作，避免無力萬年野黨而求可與日本現實政治相結合。社會黨所提出的現實政策路線，當然為自民黨政府所歡迎，而社共提攜的前途，從此形成無可補救的裂痕，故由「社共共鬥」，一變而為「社共對立」之局。日共為拆散社公聯合，而分散社會黨的實力，遂發動對創價學會的高層談判，以示社會黨右傾，而公明黨左傾，以求得政治平衡。

在自民黨的三木內閣，自居於自民黨的開明派，對在野黨使用談判方式，成立隱形的野黨聯合內閣，提出各黨派首腦會議，各黨派幹事長會議，國是委員長協調等花樣。但三木聯絡野黨的中心目標，是抑制日共勢力的再發展，亦即共同對付日共政策，而自民黨內又有兩大力量對立。田中、大平兩派為主的非主流派，不同意三木的聯合戰線作法，以為三木內閣又成了自民黨左傾政權，而三木主流派又提出日本保革聯立時代到來，自民黨單獨的強

力內閣已成過去。所以目前三木內閣所受的打擊，內為田中、大平兩派，外為共、公兩黨。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是打擊「自、社聯合」，也是突破三木內閣壓抑日共的反擊力，使三木的「社、公、民」三黨聯合的體制，不能有效完成，也可說是另一突破自民黨包圍圈的作法。

池田大作的幻覺理想

池田、宮本會談，池田是日本佛教日蓮諸宗的會頭，而宮本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思想是完全反宗教的。池田敢與宮本會談，大談其共產思想與宗教並存的主張，大概是他訪莫斯科時受到俄共的鼓勵。因為俄共在招待池田之餘，尚讓他在莫斯科大講其佛法教義。且池田感覺俄共執政五十餘年，俄國的天主教並未因各種限制而消滅，他認為「政黨和宗教並存」，在理論上並非不可能的。所以他鼓起了勇氣，願意與日共頭目宮本顯治對談。另一種池田的想法，即日共應該日本化的問題。在池田大作周遊列國之後，覺得西歐的共產黨，固大不同於東歐，而俄共的作法，又有殊於毛共。又如佛法之在印度、在中國、和在日本，都有其不相同處。所以他與宮本的會談，希望宮本的日共，能够配合日本政治的民主形式，成一特殊的日本共產黨。首要的要件，即是日本共產黨，承認日共政治的世界，可以和創價學會的宗教並行不悖，共存共榮。可是日共之在日本，顯明地排斥宗教自由。投機鄉愿思想，即「機會主義」，距離中心點，造成等距離的形式，假定是和平文化團體，不妨以「中道」、「中行」相標榜，而在國際或國內政治團體，在反極權、反獨裁的政治鬥爭中，完全無法接受池田的中道思想理論的。池田大作解釋中道，大致採用儒家和佛家的釋義，以調和極端快樂主義、與苦行主義，且以人類之精神生命，應拔出肉體生命，生命的本質凝結為一中心點，即為人生之中道。而宮本提出其鬥爭理論，表示在現實社會中，進步與反動，特權階級與庶民，殖民地主義與民族自決，侵略戰爭與反戰和平等之間，並無折衷及中間以駁斥之。所以在理論上，可謂各持己見，不肯相下。但池田大作提出另一觀點，即法國和義大利的西歐先進國的共產黨，向相當自由化的途徑。

池田大作基於各項想法，企圖將宮本改變為自由化、民主化，脫離俄共

或毛共而獨立的政黨。但宮本的日共組織，乃國際共產支部，脫離國際組織，談何容易。所以池田大作的宗教精神，頗可欽佩，但其理想的作法，對日共不發生任何影響。

公明黨態度不為改變

在公明黨自認是激烈的反共政黨，對日共始終持戒慎的態度。認為日共在社共對立的情況下，想和公明黨協合，其目的不外為分化公明黨和社會黨的合作關係。日共以為若和公明黨協調成功，則日共的勢力聲譽為之增加，成為革新集團的首領，以便取社會黨之地位而代之。假定和公明黨協議不成，則其離間公明黨和創價學會的母體關係，使二者間發生裂痕，亦可削弱公明黨的社會實力。並以創價學會不反共，公明黨反共作口實，捧池田大作為開明，而打擊竹入義勝和矢野相也為頑固，以施其分化詭計。所以竹入和矢野隨即聲明「公明黨的反共路線不變」，因公明黨的政治理想，始終是中道革新路線，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絕對不同。在過去雖曾臨時有國會法案共門行為，而以兩黨為基準的政權共門，則是完全不可能的。公明黨和日共的「憲法三原則」論爭，即主權在民、基本的人權保障、恆久的和平主義三者，和共產黨的主義理想無法妥協。因為無論國際共產黨或日共，主權在獨裁的共黨，決無基本人權保障。而且是永久的互相鬥爭，不主張社會有和平進步。當前的日共，因為尚無取得日本政權，所以假裝民主姿態，日共一旦取得政權，其獨裁政權的本質，立即毫不隱飾的出現。所以公明和日共的憲法論爭，可謂永無已時，因為使日共成為議會制度下的民主政黨，可謂難上加難。所以竹入表示公明黨與日共的關係有其絕不可變的社會背景。且在歷年的總選舉協調中，在野黨無論何黨，凡和日共共門者，無不力量被削弱，凡是和日共和解，一定受到吃虧。公明黨目親耳聞經歷太多，當不願上當。日本下屆總選舉，社會黨的力量可能薄弱，角逐在野黨有力者，將是公明黨和日共的正面決戰，在雙方的大戰前夕，日共來一個和創價學會高層洽談，顯然是陰謀詭計，目標在打擊公明黨，公明黨當不會上日共的圈套——藉合作的美名，而力量被日共所蠶食。

日共和公明黨公然決裂

日共和創價學會十年協定公布後，剛滿兩月，公明和日共的對立姿態，完全表面化。公明黨於九月十四日開始黨大會，將其決議案與協定書公布，首先指明日共是獨裁政黨，明記與日共對決的方針，依然是反自民、反共產路線，提出社、公合作路線。在九月二十五日，日共「赤旗」公開批評公明黨是反共、反革新統一，擁護自民黨的現行體制。繼之在「赤旗」長篇連載，對公明黨大肆攻擊，以公明黨已完全捨棄革新路線，成了民社黨第二，完全跟着自民黨跑，民社黨是無恥的政黨，而公明黨是無思想、無原則的政黨。更有趣味的是日共常任幹部會委員上田耕一郎，批判公明黨和創價學會的關係，依然是政教合一的政黨，公明黨沒有信仰自由的批評，而事實上日共的企圖是真正的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合一，方能以創價學會挾制公明黨，現在公明黨完全不聽從創價學會的十年協定，才是日共和公明決裂的真正原因，而日共反罵公明黨是政教合一，而不罵其是政教分離，倒是可值得玩味的。在九月二十七日「赤旗」開始連續刊登攻擊公明黨的說法是：公明黨指導部合意協定的內容，對日共敵對的態度完全表面化。公明黨指導部對日共和創價學會的互相理解的協調，加以妨礙和破壞，提出共產黨是全體主義政黨，公明黨持完全反共主義。再創價學會壯年部代表會上，池田大作會長講演，完全背叛雙方的協定內容，和「秋谷見解」的內容完全不一致，表示沒有和日共共門的意思。這一種態度的表明，完全違反創價學會和日共簽訂的十年協定。以雙方簽訂的十年協定內容觀察，雙方的組織應以適切的協力關係，共同協力合作與發展，但公明黨創價學會完全對協定不加履行，完全不顧對協定承諾的責任。再表示日共本屆的締結十年協定，並無支持或容忍創價學會或公明黨的必要，因為日共並不能支持特定的宗教團體。並再攻擊創價學會的「秋谷見解」，以為公明黨的分裂主義或反共立場，完全得創價學會的有力支援，對日共和創價學會協定的內容，完全不加理解。日共表面上是以公明黨的黨大會上，決定反共、親自民的活動方針。但在實際行動上，因為臨時國會期間，日共希望使用創價學會的壓力，使公明黨完全站在日共的一面，但事實上，如對煙、酒、郵政加價案，是四野黨一致行動的。但在態度上，民社黨和日共完全不相容，甚至民社的負責人見到日共所在，即行望望然

去之。所以民社絕對反共產，而公明黨在言詞或態度上，大都同情民社黨，所以引得日共無名火起三千丈，因恨民社而恨公明，大罵公明是民社第二。

日共對煙、酒等漲價法案固然反對，而對公務員農工案，表示贊成勞工意見。而對赤字國債，也同樣採反對立場。但民社黨反對罷工案，所以日共罵他反革命，而公明黨矢野書記長，又公然贊同赤字國債的發行，所以日共又以爲公明黨同意自民黨的作法。更加利害關頭的衆院解散，總選舉行將到來，社會和民社，因爲日共和公明黨的十年協定，更加力量單薄，尤以民社黨爲甚，公明黨又暗中幫了民社黨的忙，最後又形成社、公、民三黨共鬥，而日共成爲孤立的局面。日共的目標，拉攏創價學會，即在打破孤立的弱體態勢，結果證明是不能如願以償，只有公開反目，正面對公明黨持敵對態勢了。

公明黨洗刷掉對日共協和關係

在十月四日，公明黨大會的召開時節，雖然強調對自民黨的國民本位的不景氣對策，雇用安定、中小企業對策等的全野黨共鬥，但更加注意的是由於創價學會和日共的十年協定，使公明黨基層幹部信心動搖。所以洗刷公明黨和日共的關係，成了安定內部第一要着。不論竹入義勝談話，或矢野對幹部交談，都強調對全野黨共鬥原則。但在另一方面，又對公明黨幹部，強調對其他黨派的「反自民、反共產」原則不變，因爲在公明黨領導階層感覺，剛一和日共交手提攜，馬上公明黨內部即有不穩定的動搖感覺，況且又將面臨衆院解散，大選即將開始的當兒，若不排除日共的毒素，開始進行鞏固內部，則下屆的衆院選舉，公明黨可能不得樂觀，說不定有被日共部份吃掉的可能。所謂共鬥不過是「同床異夢」，選舉上致勝的一種戰術而已。尤其對日共更無互信之可言。況且日本野黨的共鬥，表面上作相當團結狀，而在臨時國會總選舉前夕，更是複雜紛紜，勾心鬥角，各自作打擊異黨的圖謀。日共罵公明黨是民社黨第二，而公明黨又罵日共是自民黨的別動隊。公明黨伏木國對委員長，在十月二日招待記者席上，說日共的激烈攻擊公明黨，對於在野黨採用擴大分裂方式，打擊所有在野黨派，乃對自民黨有利的行爲，所以日共簡直是自民黨的別動隊了。公明黨因日共的批判，又展開對日共

的反批判。公明黨矢野書記長以爲上田耕一郎的對公明黨的集中攻擊，乃上田替宮本作代罪羔羊，因日共和創價學會的談判，可能引起國際共產黨組織的不滿，所以由上田出來和創價學會發起談判，而再由上田自己出來大罵公明黨，這是共產黨的坦白、贖罪的一種方法。因上田是協定談判的當事人，上田罵公明黨，等於自我批評，共產黨內的一種保身策，這是日共的內部鬥爭，不一定重點全在公明黨。並且上田氏在協定公布後，又批評公明黨的態度，是「政教一致」、「第三自民黨」等。矢野又以爲創價學會和日共的談判，公明黨並無參與當事人，而談判者對公明黨是第三人，第三人學會的見解，其真意如何，可以客觀引用，加以分析，並不受其拘束，因其並無拘束公明黨的效用存在。再公明黨的見解和創價學會的見解，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足以證明公明黨並非政教合一、第三自民黨的說法，論點和對社會黨相同。但日共在田中內閣末期，提倡包含自民黨在內的聯合內閣，係謂「保革聯合」。政黨和自民黨的聯合，是日共首先所提出，而公明黨始終堅持中道革新聯合政權構想，和日共的看法不一致。最近矢野又表明公明黨和創價學會的關係，是互相關心、互相尊重的兩個主體，但不相介入。至公明黨和日共的關係，今後在限定範圍內，未嘗不可共鬥，公明黨並不排除日共，如當前共同反自民，依然希望大家能立場一致。而公明黨伏見氏對日共的「逆批判」，亦提出各種對抗的理由，以爲日共完全執行獨走路線，在野黨少數黨派，應該共同合力團結，方能對抗自民黨的一黨橫暴態度，而日共隨時只顧本身的黨利黨略，對革新陣營作了破壞工作，無形中使野黨力量大爲分散。日共對各野黨的中傷行爲，對自民來說，恰是利敵行爲，各野黨的政策互異，內部大爲混亂，都是日共肆意攻擊各野黨的結果。日共對在野黨，無論社會、公明、民社，無不大肆抨擊，反對友黨不遺餘力，而更寬待自民黨，真不知其是何居心。民社黨對日共的批評，是日共乃暴力革命政黨，不是議會政治下的民主政黨，完全爲目的不擇手段的無道德集團。所以民社黨的池田國對委員長表示，今後決不與日共同席，以確認民社黨堅決反共的方針。而創價學會則對赤旗的攻擊，始終持靜觀的態度，不加以任何反擊，以爲創價學會是宗教團體，不是政治團體，政治論爭，是低層次的。宗教理想，是高層次的。所以不必參加論戰。但公、共對立的更加激烈化，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令人有「信不由衷，質無益也」之感。